

談“何爲者”與“爲誰”

劉殿爵

古書中偶或出現“何爲者”這一句話，但這句話究竟是甚麼意思，從來未見注家加以詮釋。辭書裏也查不到，即使1979年的《修訂本辭源》和1987年的《漢語大詞典》第一冊也不收，不知是否因爲編者不認爲“何爲者”是一個詞。辭典中好像只有諸橋轍次的《大漢和辭典》“何”字下有“何爲者”條，云：

どういふものか。如何なる身分・職業の人か。（卷一，頁695）

意思是“甚麼樣的人，甚麼身分職業的人。”接着引了兩個例子：

《莊子·外物》：“鮒魚來、子何爲者邪。”

《史記·項羽紀》：“客何爲者。”

引的只是問語，並無答語。兩書的原文如下：

(1) 周問之曰：“鮒魚來！子何爲者邪？”對曰：“我，東海之波臣也。”（中華書局1982年《新編諸子集成》本《莊子集釋》頁924）

(2) 項王按劍而跽曰：“客何爲者？”張良曰：“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。”（中華書局標點本《史記》頁313）

從這兩條的答語看，《大漢和辭典》的解釋似乎不無道理，但即使《大漢和辭典》的解釋適用於這兩個例子，我們仍須多收集一些例子才能判斷這解釋的準確性。現在先舉一些性質與上舉兩例相同的例子。

(3) 《史記·平原君傳》：楚王謂平原君曰：“客何爲者也？”平原君曰：“是勝之舍人也。”（《史記》頁2367）

(4) 《晏子內篇雜下第十章》：王曰：“何爲者也？”對曰：“齊人也。”王曰：“何坐？”曰：“坐盜。”（吳則虞《晏子春秋集釋》頁392）

(5) 《史記·袁盎傳》：司馬夜引袁盎起，曰：“君可以去矣。吳王期旦日斬君。”盎弗信，曰：“公何爲者？”司馬曰：“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。”（《史記》頁2743；《漢書·爰盎傳》“公何爲者”作“何爲者”〔中華書局標點本頁2274〕）

(6) 《莊子·漁父》：客指孔子曰：“彼何爲者也？”子路對曰：“魯之君子也。”客問其族。子路對曰：“族孔氏。”客曰：“孔氏者何治也？”（《莊子集釋》頁1024）

(7) 《史記·呂太后紀》：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，曰：“天子在也，足下何爲者而入？”代王廼謂太尉。太尉往諭，謁者十人皆掎兵而去。（《史記》頁411—412；

《漢書·周勃傳》“而入”作“不得入”〔頁2055〕)

上舉各例，除(4)之外，似乎問的都是身分，但究竟是否如此其實還有商榷餘地。這一點留到下面再說。例(4)“齊人”似乎不能算是身分，更不能算是職業。

以下舉一些例子，問的絕不是對方是甚麼樣的人。

- (8)《晏子內篇雜上第二十四章》：晏子……使人問焉，曰：“子何爲者也？”對曰：“我越石父者也。”（《晏子春秋集釋》頁353）
- (9)《說苑卷二臣術第八章》：齊威王遊於瑤臺，成侯卿來奏事，從車羅騎甚衆。王望之，謂左右曰：“來者何爲者也？”左右曰：“成侯卿也。”（趙善詒《說苑疏證》〔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〕頁45）
- (10)《莊子·則陽》：子路曰：“是稷稷何爲者邪？”仲尼曰：“是聖人僕也。是自埋於民？自藏於畔。其聲銷，其志無窮，其口雖言，其心未嘗言，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。是陸沈者也。是其市南宜僚邪？”（《莊子集釋》頁894-895）
- (11)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：太子侍。四人從太子，年皆八十有餘，鬚眉皓白，衣冠甚偉。上怪之，問曰：“彼何爲者？”四人前對，各言名姓，曰東園公，角里先生，綺里季，夏黃公。上乃大驚，曰：“吾求公數歲，公辟逃我。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？”（《史記》頁2046-2047；《漢書·張良傳》無“彼”字，作“何爲者”〔頁2035〕）

(8)(9)兩例答的都是人名。例(10)答的似乎不是名，開頭一句“是聖人僕也”，指的是身分或職業，但最後歸結“是其市南宜僚邪？”還是點出了人名。例(11)清清楚楚說：“各言名姓”，然後把名字說出來。這裏有一點必須特別提出。四人的姓名，高祖絕對不會覺得陌生，因為他接着說：“吾求公數歲，公辟逃我。”這和例(8)是鮮明的對比。“我越石父者也”是“我是叫做越石父的”的意思，言下之意是問者未必聽過有越石父這麼一個人。這和《論語》孔子答魯哀公的一句話意思相同。《雍也第三章》：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：“有顏回者好學。”楊伯峻的語譯是：“有一個叫顏回的人好學。”（《論語譯注》頁59）孔子這樣說也是因爲不能假定哀公一定聽見過顏回這個人。

問“何爲者”的人是想要知道問及的人的姓名的。支持這種看法還有一點根據。例

(2)《史記·項羽紀》的那段文字又見《樊噲傳》：

- (12)項羽目之，問爲誰。張良曰：“沛公參乘樊噲。”（《史記》頁2654；《漢書·樊噲傳》同，但“噲”下有“也”字〔頁2069〕）

此文的“爲誰”就是《項羽紀》的“何爲者”。兩者應該意義相同。以下是一些用“爲誰”的例子：

- (13)《論語·微子第六章》：長沮曰：“夫執輿者爲誰？”子路曰：“爲孔丘。”……桀溺曰：“子爲誰？”曰：“爲仲由。”
- (14)《史記·范雎傳》：范雎曰：“彼來者爲誰？”王稽曰：“秦相穰侯東行縣邑。”（《史記》頁2402-2403）
- (15)《戰國策·韓策第二十九章》：聶政……遂西……見嚴仲子曰：“……仲子所欲

報仇者爲誰？”嚴仲子具告曰：“臣之仇韓相傀。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頁996；又見《史記·刺客傳》〔頁2523—2524〕）

從以上三例可見問“爲誰”答的是人名。這在下面兩例更爲明顯。

(16)《公羊傳宣公六年》：趙盾曰：“子名爲誰？”曰：“吾君孰爲介？子之乘矣，何問吾名？”（《春秋經傳引得 186 / 宣 6 / 1 公》）

(17)《呂氏春秋·報更》：宣孟曰：“而名爲誰？”反走對曰：“何以名爲？臣舛桑下之餓人也。”（陳其猷《呂氏春秋集釋》頁894）

這兩例都問“名爲誰”，而以名字作答。“何爲者”既然與“爲誰”同義，也應以名字作答，但爲甚麼在有些例子之中，並不以人名作答呢？這大概因爲“何爲者”問對方是誰，目的在找出對方的identity，這就是說，要辨認（identify）對方是衆多的人之中的那一個。爲了達到這目的，最直截了當的辦法當然是通過對方的姓名，但有時這辦法是無法用上的。拿例(1)來說，《莊子》的鮒魚不是人，不會有姓名，所以只能答“東海之波臣”。有時雖有姓名，但說出來聽者未必知道，所以也不能用這辦法。例如例(3)楚王問平原君：“客何爲者也？”平原君知道說出“毛遂”來，楚王也不會知道有這個人，所以只說：“是勝之舍人也。”例(4)楚王問：“何爲者也？”左右答：“齊人也”，也是因爲一個被看作小偷的人的名字說出來楚王也不會知道，再加以目的在羞辱晏子，所以只說“齊人”。例(5)袁盎問：“公何爲者？”司馬答：“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。”這是因爲袁盎見到他也不認識，即使說出名字來也不見得有用，所以說他從前當從史盜侍兒的事，因爲袁盎可能還記得這件事。例(6)客指着孔子問：“彼何爲者也？”本來應該答以姓名，但子路認爲問者不會聽過孔子的姓名，所以只說“魯之君子也。”後來在客的追問下說出“族孔氏”，客果然不識，繼續問“孔氏者何治也？”例(7)謁者問：“天子在也。足下何爲者？”意思是，裏面已有天子在，來的是誰，怎麼也是天子？這就不是簡單的回答可以了事，所以要由“太尉往諭”，謁者才“陪兵而去”。最後，上面已提過，有時雖然明知對方不會聽過有自己這個人，仍然道出姓名，例如“我越石父者也。”但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加上一個“者”字。例(2)張良說：“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。”也是因爲項王不會聽過樊噲這個人，所以加上一個“者”字。另外爲了解釋，再加上“沛公之參乘。”

“何爲者”既然基本上用來問“是誰”，雖然有時答的未必是姓名而是身分或職業，但《大漢和辭典》解作“甚麼樣的人？甚麼身分職業的人？”是不對的。因爲問“何爲者”既可答以姓名，亦可答以身分或職業，但問“甚麼樣的人？”時，只能答以身分職業，不能答以姓名。況且照例句看，答以姓名是正常的，答以身分或職業只限於姓名不管用的場合。

以上所說的是“何爲者”的基本用法，但偶然也有用法與基本用法不同的。《晏子春秋》就有兩個例子：

(18)《內篇雜上第九章》：景公探雀鵲，鵲弱，反之。……晏子曰：“君何爲者也？”公曰：“吾探雀鵲，鵲弱，故反之。”（《晏子春秋集釋》頁312）

這裏“何爲者”顯然不是一個詞，只是“正在做甚麼”的意思，這從景公的回答可以看出來。

- (19)《內篇雜上第十三章》：公曰：“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爲者也？”對曰：“嬰，社稷之臣也。”（全上頁321；《說苑卷二臣術第十一章》“何爲者”作“奚爲者”〔《說苑疏證》頁47〕）

“何爲者”在這裏也顯然沒有“是誰”的意思。第一，晏子是景公所熟識的人，所以景公不可能問他是誰。第二，景公是就晏子與他的關係上問“何爲者”。這與所有其他的例子都不相同，因而所答也截然不同。這兩個例子都出自《晏子春秋》的同一篇之中。可能作者在“何爲者”的用法上有多少與別人不同的習慣也未可知。

“何爲者”一詞大概相當晚出。在有引得的先秦典籍中只有《莊子》有這個詞，而在《莊子》也只在《天地》、《則陽》、《外物》、《漁父》四篇中出現。說《漁父》、《天地》晚出大概不會有太多的爭論罷。餘下兩篇也不見得會太早。在可能是漢代以前的作品中，除了《莊子》“何爲者”只見《晏子春秋內篇》的《雜篇上下》，而《晏子春秋》的時代，迄無定論。我們固然不能根據一個孤詞斷定《莊子》四篇和《晏子春秋》兩篇是晚出，但用詞彙來作判斷時代的根據不失爲一種可用的方法。我們如果能多收集一些可以定出上限的詞彙來，對這方面的工作想必能有相當的幫助。

在這裏順帶談談“爲誰”出現的年代。先秦典籍中，除《論語》一見外，“爲誰”只出現過三次：(16)《公羊傳》，(17)《呂氏春秋》和(18)《戰國策》，但在《公羊傳》和《呂氏春秋》“子名爲誰”或“而名爲誰”都是趙盾對桑下餓人說的話，只能看作同一文字的不同傳本，所以先秦（《論語》除外）其實只出現過兩次。其餘都是漢代的例子。在先秦一般都不說“爲誰”而說“誰也”。

- (20)《左傳成公九年》：“南冠而縶者，誰也？”（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頁844）
 (21)《穀梁傳文公四年》：“其逆者誰也？”（《春秋經傳引得》150/文4/2穀）
 (22)《墨子·尚賢中》：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。（《墨子引得》11/9/53）
 (23)《墨子·天志上》：予之不祥者誰也。（全上41/26/34）
 (24)《墨子·天志中》：不辜者誰也？（全上44/27/43）
 (25)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“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邪？”（《莊子集釋》頁50）
 (26)《莊子·山木》：“夫今之歌者其誰乎？”（全上頁690）
 (27)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：“子之師誰邪？”（全上頁702）
 (28)《荀子·富國》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。（《荀子引得》34/10/53）

由《左傳》到《莊子》、《荀子》用的都是“誰也”、“誰邪”、“誰乎”。相形之下“爲誰”顯然時代較晚。這一來《論語》中的《長沮桀溺章》的時代便有問題。本來以內容言這一章與《莊子》書中拿孔子開玩笑的故事同一類型。現在再加上“爲誰”這一句話，很可能這一章的時代也與《莊子》書最晚完成的一部分時代相仿佛。《論語》竟會有一段這樣的文字大概是後人誤收的結果。